

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新解献疑

温 洪 隆

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专刊第623期刊登了王达津先生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解》一文。作者根据陆游《入蜀记》卷五：八月“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，……今楼已废，旧址亦不复存……太白登此楼送孟浩然诗云：孤帆远映碧山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。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（王先生读作“盖帆樯映远，山尤可观”，似可商榷），非江行久不能知也。”认为这首诗“全写浩然所见，他的用意不但在写旅人一路观赏武昌以下的青山，核心正是在写青山尽时，浩然回首瞻望黄鹤楼和故人。”又据李白诗有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、“黄河如丝天际来”之句，认定“写江河水天际流，却必当是指上游。”认为望见“天际流”的不是李白而是孟浩然，不是李白向下游望而是孟浩然向上游望，说这首诗的第四句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是“写他（指孟浩然）回首只见长江自天际浩渺下流，侧重于应第一句西辞黄鹤楼，仍然是西辞的意思。但是已经远了，黄鹤楼和故人都杳然不见了，无限离思，难以为怀”。

这一新解，虽然和“现在多数人的解释”不同，显得“超妙”，“不落窠臼中”，但读后还令人有迷惑不解之处。第三句在文字上颇多异说，如敦煌石室的唐人写本残卷作“孤帆远映（同映）绿山尽”，南宋杨齐贤注的《李翰林集》、元代肖士贇补杨注而成的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》、明代胡震亨的《李诗通》均作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，清代王琦注的《李太白文集》则作“孤帆远影碧山尽”，但注明“影”一作“映”，“山”肖本作“空”。除李白的专集外，南宋陆游《入蜀记》如上所引作“孤帆远映碧山尽”，而王琦注引《入蜀记》又作“征帆远映碧山尽”，清代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》和孙洙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均作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。近人的选本如舒芜的《李白诗选》、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《李白诗选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的《唐诗选》也均作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……可见文字上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，恐怕一时难以定论。如果说因为陆游是南宋人，时间较早，他的说法就可靠，那比陆游更早的唐人写本残卷“碧山”却作“绿山”，与《入蜀记》也有出入。虽然“碧”与“绿”含义大致相同，但毕竟字体有别。即使是《入蜀记》，王琦所引的《入蜀记》与今存的《入蜀记》也有“征帆”与“孤帆”之别。可见陆游之说也未必就是定论。退一步说，即使如陆游所言作“孤帆远映碧山尽”，但依其“帆樯映远山尤可观，非江行久不能知”之说，也是指在李白的视线内，见孟浩然所乘的孤帆与黄鹤楼以下远处的碧山相为映照尤可观赏，怎么会是“这首诗也全写浩然所见”，“旅人（指孟浩然）一路观赏武昌以下的青山”呢？何况陆游是从赏景的角度解诗，将一首送别诗当作写景诗来欣赏，未必符合李白送别友人的真正用意呢？这是一可疑。

“天际”一词，可能最早见于《周易·丰卦》象辞：“丰其屋，天际翔也”。是泛指天边的意思。王先生引证了谢朓、梁元帝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的几句诗来证明天际流是写江河上游，这是花了心血，对启发读者的思路是有益的。但阴铿也有“海上春云杂，天际晚帆孤”（《广陵岸送北使》）之句，“天际”与“海上”相连，是不是一定写邗江的上游也值得进一步研究。李白的诗中，“天际”一词也曾经多次出现，如“有时白云起，天际自舒卷”（《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》），“参差远天际，缥缈晴霞外”（《天门山》），“山外接远天，天际复有云”（《学古思边》），“西岳崢嶸何壮哉！黄河如丝天际来”（《西岳云台歌送丹子》），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（本篇）。前三例是用“天际”写山，后二例是用“天际”写水。“黄河如丝天际来”是写黄河上游，但以此类推认为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也是写长江上游，怕未必如此。“黄河如丝天际来”如同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“孤帆一片日边来”一样，方位词后面的动词是“来”，故可肯定是指从上游流来；但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一句方位词后面的动词是“流”，是流来还是流去可不一定。李白的诗中“日从海旁没，水向天边流”（《赠崔郎中宗之》），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（《渡荆门送别》），“云帆望远不相见，日暮长江空自流”（《送别》），“功名富贵若长在，汉水也应西北流”（《江上吟》），都是指流去，而不是流来。特别是上述例子有的明确指水向海旁的天边流去，与“长江天际流”颇为相似。可见在李白诗中只凭“黄河如丝天际来”一例写黄河自上游而下，就认定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是孟浩然回首望上游“见长江自天际浩渺下流”，恐怕不是我一个人会有疑问。这是二可疑。

李白诗中用流水来寄托情思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，如“东流若未尽，应见别离情”（《口号》），“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”（《金陵酒肆留别》），“送君别有八月秋，飒飒芦花复亦愁。云帆望远不相见，日暮长江空自流”（《送别》），都是借流水来写离思别愁的。特别是他的《江夏行》更写出了与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极为相似的意境。这首诗前半篇说：

忆昔娇小姿，春心亦自持。为言嫁夫婿，得免长相思。谁知嫁商贾，令人却愁苦。自从为夫妻，何曾在乡土。去年下扬州，相送黄鹤楼。眼看帆去远，心逐江水流。只言期一载，谁谓历三秋。使妾肠欲断，恨君情悠悠。

很明显是写商人妇回忆在黄鹤楼送别丈夫去扬州，眼见征帆远去，心随流水，依依惜别，与李白送别故人孟浩然下扬州何其相似乃尔！忽略李白自己这些对理解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颇有参考价值的诗，而在“天际”一词上作考证，从而就作出了上述论断，这似乎违背了鲁迅先生“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”（《题未定草七》）的忠告，这是三可疑。

这首诗作者是李白，题目是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，顾名思义，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别故人孟浩然到扬州去，眼见故人乘一叶孤舟，飘然而去，消失在水天相连的碧空之中，别情依依，无限愁思。如果反其意而解之，认为这首诗是写孟浩然对李白的惜别：“全写浩然所见”，“浩然回首瞻望黄鹤楼和故人”，“但是已经远了，黄鹤楼和故人都杳然不见了，无限离思，难以为怀。”那末这首诗的作者就应是孟浩然，题目也

应改为《黄鹤楼别李白之广陵》了。孟浩然当时既是“无限离思，难以为怀”，怎么会有閒心思“一路观赏武昌以下的青山”呢？“青山尽时”又是怎么个“尽”法呢？既然是孟浩然回首瞻望黄鹤楼和故人，那末“故人”就是指李白了，这不与第一句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分明是说孟浩然向西辞别黄鹤楼有矛盾吗？当然可以说孟浩然是李白的故人，李白也就是孟浩然的故人，不过这首诗是李白写的，用李白的口气说话，怎么好将它变成孟浩然的口气呢？这是四可疑。

孟浩然《早春有怀》一诗云：“木落雁南渡，北风江上寒。我家襄水曲，遥隔楚云端。乡泪客中尽，孤帆天际看。迷津欲有问，平海夕漫漫。”王先生还以此为据证明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也是写孟浩然西望上游的情景。《早春有怀》当是孟浩然在下江所作，因为他家湖北襄阳是在长江上游，所以“孤帆天际看”是写他西望上游思念故乡。可是扬州是在黄鹤楼的下游，孟浩然辞别黄鹤楼是乘舟顺流而下，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当然是指孟浩然辞别以后，李白在黄鹤楼送别时东望下游所见。用孟浩然诗《早春有怀》来作证，似觉欠妥，五可疑。

诗无达诂。理解文学作品本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事。王先生对旧解“敢献一疑”的精神值得学习，因而我对王先生的新解也献一疑，不敢自以为是，恳切希望能得到王先生及广大读者的指正。

读书偶记

有感于阎立本观画

补拙

宋郭若虚《图书见闻志》载唐人阎立本观摩张僧繇画迹事，颇发人兴味。“唐阎立本，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，曰：‘定得虚名耳。’明日又往，曰：‘犹是近代高手。’明日往，曰：‘名下无虚士。’坐卧观之，留宿其下十余日，不能去。”

张僧繇南朝梁人，早于阎立本约百年，自是画坛高手，一代名师。阎立本不盲信盲从，必亲历为验。第一天观摩，得出“定得虚名”的印象；第二天看出了味道，作出“犹是近代高手”的嘉许之词；到第三天才看出了自己与僧繇的差距，得出“名下无虚士”的结论，留连十余日舍不得离去。

这个故事说明，在学问、技艺上不能盲信盲从，必认识之而后可。对别人的成果不要轻率地下结论，必再三认识之而后可。

不应以先入之见为主。“先入之见”是指未认识事物的本质前最初的印象和意见。集大成者往往能否定自己的浅见薄识，修正自己的谬误，吸收别人的长处。从“定得虚名”到“名下无虚士”，竟至“坐卧观之”十余日，正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阎立本师法僧繇，终于蔚为一代巨匠，其成功原因或在斯歟？